

梓潼宝卷

——上册·龙宫招亲

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。秋饮黄花酒，冬吟白雪诗。——圣谕

昔年有唐伯虎春游芳草地，蔡伯喈夏赏绿荷池。

杨贵妃宫中醉饮黄花酒，孟姜女冬吟白雪诗。

套语不叙，正文于后。

话说大唐光明皇治国年间，陈梓春由北极卢康道人转世临凡，被太白星君骗出家门看灯，引进龙宫招亲一折，讲与诸公听来。

众位，陈梓春是何人也？陈梓春是山东省中州府灵台县北门聚贤村人氏，其父名陈良，母亲朱氏院君。他们年过半百无子，心中焦急不已，就在家广行方便，大做好事，求子修孙。

我不提陈家大行方便做好事，再提龙宫一段情。

东海龙王有三位龙女，名青莲、翠莲、白莲。她们姊妹三人在水府闲暇无事，听到巡海夜叉闲谈，说杭州西湖风景好看哩，姊妹三个一听，喜之不尽，就到父母面前请命，一心要到杭州西湖散心。父王不允许，姊妹三个就变成三条鲤鱼，准备背父游春。龙王一见，她们既已乔装完毕，也就赐她们涝潮三天，及早动身，但要她们速去速回。后来这姊妹三个驾了涝潮到了杭州西湖一看，西湖景色果真胜过天堂水府：有三十六座明山，七十二座暗山，山山相关；有雷峰塔、飞来峰，高入云空；断桥旁是三潭映月，月在水中；并有四时常春草，八节不谢花，湖平如镜，水波不兴。姊妹三个答应父王三天打转，到那里竟被景色所迷，欣然忘食，不要说不想回府，连饭总不晓得吃了，越看越高兴，越看越起劲。七天不曾打转，龙王心焦不过就把涝潮一收，将她们姊妹三个对沙滩上一丢。这遭，鱼困沙滩，只好把眼睛翻。唉，她们姊妹三个有神术的，就默念真言，驾雾腾云。哪晓得道功不深，法术不灵，被狂风吹落得北极卢山脚下，对清水池潭里一跌。事有凑巧，遇到一个打鱼的老翁，把网对下一撒，姊妹三个就对网上一挂。渔翁把鱼拿到街上去卖，人家买回去立刻要破肚刮鳞，不是要杀身丧命吗？

等于孤灯渐渐熄，书中又来了救命人。

来了哪个？卢山上的卢康道人。卢康道人是什么人？是陈梓春的前世，陈梓春就是卢康道人转世。这个卢康道人已经修炼十七世了，有半仙之道，他的母亲病卧在床，病馋要吃鱼。这位道人孝心很重，为了孝母，就到街上去买鱼。跑到鱼行里看见这三条鲤鱼啊，他欢喜不过，就全部买上山去。到了山上，刀磨磨快，就要将它破肚刮鳞，油盐煎炒。姊妹三个急得没法，就用眼睛对卢康道人直眨。卢康道人一想，自从盘古直到今，哪有鱼会眨眼睛？

鲤鱼眨眼龙有难，断定是龙王家后代根。

他亲身送到东洋海，结下姻缘海样深。

再提陈良夫妇在家大行方便，好事做了数年春，还没男女后代根。要得，上灵雀庙，到灵雀庙求子，愿心许了不小：能够送他后代根，独修灵山庙堂门。灵雀菩萨到御宰台保

本,玉皇查点星宿下凡。查到东斗文曲、西斗武曲,都在京里帮王定国;南北二斗,忙了注生注落;三十六天罡,七十二地煞,都是凶神恶煞,不能转世;王母宫、自在宫、逍遥宫、福禄宫,宫宫脱空。玉皇一看,不好了,陈良夫妇该应绝后,查不到天星临凡。太白星君启奏玉帝:天星有一个哩,北极卢山上卢康道人修行十七世了,他买鱼放生与龙王家三位公主有夙世姻缘,倒不如打发卢康道人转世,到陈良家投胎,等他长大成人好到东海龙王家招亲。玉帝用玉旨一道,将卢康道人召到御宰台前:弟子,清福伴里没你份,要享洪福你下凡尘,将来你可头名高中。卢康道人启奏玉帝:我临凡到东土投胎么,哪个是我生身父,哪个是我老母亲?玉帝说:不远,中州府、灵台县、聚贤村。

陈良是你生身父,朱氏是你老母亲。

玉帝吩咐卢康道人走上御宰台,一变二变,金光一现,变作一个灵光仙桃模样,打发送子娘娘、打弹张仙,送子临凡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,送子娘娘送动身。

打弹张仙、送子娘娘奉了玉旨,拿了灵光仙桃送到聚贤村。

朱氏夫人睡到二、三更,梦见仙桃滚进门,双手拿了口中吞,就有怀孕上了身。十月满足,瓜熟蒂落。

早不熟来晚不生,二月初三子时辰。

连痛几个紧三阵,生到一子后代根。

夫妻满面生花,三朝请过老,用过解污汤,庆贺闹热满月,替他取个名字叫陈郎。众位,陈良替他这个宝贝心肝取名叫陈郎是有他的意思的。陈是耳东陈,拿耳朵旁放到良字右边就是郎字,意思是子不离父,父不离子,父子二人合一条命根子。这遭,安童忙驮抱,梅香捧茶汤,把他哺养到六岁,父母想到要上灵雀庙还愿。到灵雀庙烧过香,还过愿,回来请朱义先生教陈郎攻书上学。先生替他取了个学名叫梓春。陈梓春到底是天星下凡,读书不难,一而十、十而百、百而千、千而万,梓春读书档档上。开蒙读《神童诗》、《百家姓》,题头抄写上大人;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告子》换《诗经》。

读到三年开笔做,做起文章件件能。

吟诗作对般般会,反捉冷字默先生。与先生有问必答,一直读到十六岁,已是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。

还在书房把书读,专等考期跳龙门。

众位呀,不提陈梓春书房把书读,再提朝纲一段情。

一天,光明皇端坐龙廷,批看十三省报进京里的荒情,水旱两荒,籽粒无收。光明皇想无可奈何,吩咐东楼打响龙凤鼓,西楼撞响景阳钟,文听钟响,武听鼓鸣,将文武大臣召到金殿,商量朝纲大政。光明皇说了,如是一州一县遭灾,我可以开仓发赈,如今十三个省总荒,地方过大,国库能有多少钱粮发放啊?六部就启奏了:万岁,荒,总有个原因的,可能是你的国号不好。你这个光明皇光字在前,光明皇,光明皇,十载倒有九载荒,良民百姓只好喝清汤。

我主要得江山稳,改换国号治乾坤。

光明皇准奏,就写了“逍遥快乐”四个字卷成阄团,放进六角金盘,焚香掌烛。天子头戴龙帽,身穿龙袍,腰系龙带,足登龙靴,俯下龙首,叩首三拜:天上玉皇,四海龙王,地府阎王,凡间我寡人。

三皇五帝呀,该应孤王江山稳,改换国号治乾坤。

光明皇龙目紧闭,用象牙筷到金盘里抄三抄,拌三拌,拈起来一看,“逍遥”二字,随手将皇榜挂到各州各县。

光明皇帝改国号，逍遥帝主坐龙廷。

眼望那天，凡皇行香，玉帝在云端看见。啊呀，凡皇改了国号，逍遥快乐，快乐逍遥。既然改国，年岁就该逢熟。玉帝回转御宰台抓把香灰往东土里一落，哪怕一棵草，长长就会秀麦。不秀拉倒，秀起来就是两个穗头，叫做麦吐双穗，稻报九芽，五天起回风，十天下次雨，大风吹不弯杨柳，大雨打不碎堡头，风调雨顺民安乐，万里五谷富收成。庶民百姓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，“癞宝草”下长萝卜，“回头青”上秀小麦。大家就想了，年岁逢熟是皇上改了国号的缘故。我们种了皇上的田，应该要完皇上的粮，皇上征我们钱粮国课，是去养育兵丁的，叫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外国兴兵造反，伤害不到我们良民半点，保护我们安居乐业，所以，我们要得宽，先办官，国课早完。年岁逢熟，水旱两荒百姓赊欠下来的钱粮国课都一一补完。各地归集起来到府里，府里解进京，圣天子到城河边一看，城河里的粮船像淘鸭一般。当今皇帝龙心大喜，口称众卿：现在年岁逢熟，庶民百姓衣食足，是哪个的洪福？六部大臣说了：万岁，皇上改了国号年岁才逢熟，是我主的洪福。我们为臣的吃了你皇上的俸禄，要报答你水土之恩，现在又巧逢国母娘娘寿诞，我们宫中应该扎起彩灯来庆贺一番。

万岁，宫中扎起太平灯，庆贺皇上万年春。

万岁一想，既然兴灯庆祝，何不与民同乐，普天同庆！这遭，就把皇榜挂到各州各县，一个雷声天下响，十三省里总兴灯。兴灯果有起落？有的。

正月十三兴灯起，二月十八落花灯。

众位，皇榜上面写得严哩！

如果哪处不兴灯，违背我圣旨罪不轻。

官法如雷，王法如天，皇榜定得严，哪个敢违抗。啊唷，家家户户总兴灯，忙坏了苏杭二州巧匠人。大户人家买五尺绫阁，小户人家买五尺布匹，官府里扎灯还用珍珠玛瑙，扎平台、拉走线，蜡烛火一插雪雪亮，舞起来真正像个样。

凡间兴花灯，玉皇在天宫早知闻。

玉皇坐在凌霄宝殿，睁开慧眼查看下界，对东土里一望，好，年岁才则逢熟，凡间怎又活作，怎想到兴灯的？兴灯不是日里兴，是夜里兴，今年又是短春山，麦子起身很早。

元麦嫩天天，大麦几寸高。

大人看灯前头走，小人看灯后头跟。

还有多少姑娘小姐们，遇到十七八岁的油头小光棍。

明明大路他不走，嘻嘻哈哈半田里蹲。

大麦青青踩断了秆、小麦踩伤了根，孽障作得海样深。

玉帝要派“一目五”星宿临凡，赋凡人的灾，弄它眉毛不得开，这个灯就兴不起来的。多罗星君启奏玉帝：息怒要紧，闹灯是好事啊！为什么，中州府、灵台县陈梓春是卢康道人转世，他买鱼放生，同龙王家三位公主有夙世姻缘。灵台县到东海白沙滩就有三千八百里，这么远的路程，他怎得上龙宫招亲？现在凡间大兴花灯，

玉帝呀，趁此兴灯元宵节，让她三凤一龙好配成婚。

玉帝说了：多罗弟子，这个主意好是好，不过，看灯的是男女混杂，踩坏了青苗是逆天之道，造罪不小，打发哪个下去解厄？陈梓春到龙宫招亲，哪个去为媒作证？太白星君从旁赶紧启奏玉帝：您放心。

您拿玉旨交与我，我到水府里做媒人。

玉帝忙传令，太白下凡尘。

来到东海里，龙宫做媒人。

仙人一阵风，腾云下天空。

不为做媒事，怎得进龙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早到东海龙宫门。

龙王一看，欢喜一半：“老星君，贵人不走贱地，你到我龙宫来有何要事？”

“龙王，我来非别，府上有三位令媛，我想来讨杯喜酒喝喝。”

“啊呀，你拿我家小姐说把哪家公子，哪家少爷？”

“龙王，不远，中州府灵台县北门聚贤村，陈百万之子陈梓春。”

“老星君，谢谢你，这个媒话你不要说。我家王女龙胎凤骨，金枝玉叶，怎好匹配陈梓春那凡夫俗子！”

太白星君哈哈大笑：“龙王，你不要看错了，陈梓春不是凡夫俗子，他已修行十七世了，是卢康道人转世，况且还是个文曲星，日后有新科状元之份，我也不是讨搅其事，是奉玉帝旨意来的。”

听到玉旨二字，龙王大吃一惊。老星君拿玉旨交给龙王，龙王焚香掌烛，恭读圣旨。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“多谢老星君，既然天命注定，我家三女跟他有夙世姻缘，我就不能违抗旨意了。不过，灵台县到白沙滩有三千八百里之遥，陈梓春怎得到我家来招亲？”

“龙王，你也不要犯愁。现在凡间十三省里大兴花灯，你将水府也变作花花世界，锦绣乾坤，将鱼鳖虾蟹一起扮作看灯的，我到他家去作法将陈梓春骗出书房。

骗他到你家来看灯，与你家三位千金好配成婚。”

龙王一听忙变化，水府变作小乾坤。

浪头子变作街沿石，龙王扮作个有钱人。

海岛变成凡间屋，鱼虾扮成看灯人。

三位龙女忙梳洗，遵循玉旨等官人。

太白星君看见水府龙宫变化好了，就辞别龙王。仙风一闪，对灵台县一站；再一阵风，对小书房里一攻。陈梓春用过午斋点心伏在书桌上写字。因为黄昏坐得深，读书太用功，有点瞌睡蒙松，伏在书桌上竟就曲肱而枕之。老星君一变，变作披发祖师模样，披头散发，裸头赤脚，对书桌上一踏，口中就曰：“陈梓春醒来抬头见我，吾乃太白星君到此指点于你，如今十三个省总兴灯，你不要再死守书房，读成书魔，赶紧带安童出门看看灯，散散心。

梓春呀，如果你不去看灯，要陡得患难病缠身。

你不要当是梦中之言，睡中之语，切记，切记，你不要忘记，吾乃去也。”太白星君来是一阵风，去是不见踪。陈梓春惊醒南柯梦，一阵香汗湿衣襟，神志有点恍恍惚惚：先生，我刚才清清爽爽，明明白白，看见个披发祖师对我讲，叫我带领安童进城看灯，说我如果不去看灯，要陡得毛病上身。先生说：门生，春梦反也。梦是反的，叫你看灯就是叫你读书，叫你读书才是叫你看灯哩，那个披头散发，裸头赤脚，定是个魁星菩萨。

门生呀，铁斗魁星指点你，稳中头名状元身。

师生在那详反梦，星君在云端里听分清。

太白星君在云端里一听，不好，陈梓春听了先生之言就不出门看灯了。我将这话当作灵天表，他却当成耳边风，如果不下无情手，他也不知我威灵。老星君在天空大显神通，用杨枝净水往下洒，一洒一个花闪，两洒两个喷嚏，

洒到三洒不好了，陡发寒热病上身。

陈梓春立时头昏眼花。

先生呀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
刚才我还好得很，腾腾空毛病上了身。

先生,我头疼阵阵不得过,寒寒热热不分清。

先生听他如此痛哭:啊呀,刚才那个披头散发,可能倒是什么菩萨。于是,先生也跑去烧烧香,跪下来叩叩头,鬼话连天:虚空神明,你有灵有感,大人不要记小事。

原谅我家门生年纪轻,说话不当心。

秽言秽语冒犯了你,保住我家门生毛病好。

我重重香烛了愿心。

太白星君在云端里一听,不要让先生为难,戟指一指,灾晦收了三分。陈梓春说:“先生,才问你几句好话一说,我的毛病倒退掉几分,你可让我去看灯?”“门生,你问我是白问的,

我是灯草拐杖做不到主,你要到堂前问双亲。”

于是陈梓春辞别先生,带领书童走到高堂拜见父母双亲。员外一见:“我儿,一不是‘冬至’,二不是‘年节’,三不是老夫寿诞生日,你登门见礼,为的什么?”

“父亲,不瞒你,耳闻城里兴灯好看,我想去看灯,特来高堂请命!”

陈老员外把眼睛一暴,胡子一翘:“好男不游春,好女不看灯,游春之子风流汉,看灯之女下流人。

儿,你书香之子不习上,怎好到城里看花灯。”

梓春挨他父亲一瞪,想想不晓多恨。好,父亲不准,我就困母亲面前去打滚,母亲是个护痛官、面糊盆。

亲娘,父亲不准我看灯,为儿也不要命残生。

娘亲,我投河也不少淹胸水,悬梁高挂一根绳。

朱氏院君年纪老,就该这个惯宝宝,见他哭呀哭,心上像突粥。“员外,大不了为看灯,你不准,我儿发狠,困我面前滚,脸都躁白消了,汗都躁出来了,躁坏了,我总不肯与你歇。”员外说:“院君哎,你叫怎说,冤家真心要去末,我就放点松。”

“好哇,你要把句话我,让他看几天?”

“院君,多不准,让他看三天。”朱氏院君赶紧跑到陈梓春面前:“我儿,你爬起来,父亲准你去了。”“准我几天?”“准你三天。”“你准我几天?”“也准你三天。”“有六天也马马虎虎差不多了。”“不,总共只有三天。”

老员外又走过来对陈梓春说:“儿呀,你读过孔夫子的书,晓得孔夫子的礼,出门么,席不正不坐;遇事么,非礼勿动,非礼勿言,非礼勿听;照理是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“父亲,你放心,我游必有方。”

老员外又千叮万嘱:“遇到三朋四友,吃茶喝酒,不要让别人摸兜包口,没得工夫陪人家吃么,你就做一个东。安童,你们兄弟四个,陪我儿出门,随他脚前脚后,脚左脚右,听说听调,不要五难六刁;要会听风,要会观雨,不要让我儿吃苦。”安童一听,起大头子劲。好了,耳闻城里兴灯,几次要想溜去看,又不敢,你员外叫我陪相公去看灯,不正合我们心意:“员外,你放心,我们弟兄四个,个子蛮大,眨眼铜铃,看住相公一个人,跑掉得我们总会寻。”

安童说的无心话,后来就以假弄成真。

院君说:“儿呀,你在家没得好歹,出门要换个新鲜。”这遭,她翻箱倒笼,拿好衣裳对外捧。

陈梓春,吃的是,海咸河淡,

开箱笼,来脱换,乃服衣裳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,身穿鹦哥绿海青。胡绉丈巾腰里束,足登皂鞋簇簇新。

手执一把呢贡扇,文质彬彬念书人。

他又是惯宝宝脾气,用这些新衣裳一穿,在高堂上走三踱四,一表人品。老夫妻一看,

欢喜一半。

看他走步路，多稳重，形端表正，
说句话，多文雅，诗礼传家。

陈梓春笑嘻嘻：“母亲，这种穿着可好去看灯？”院君信口一塌：“儿呀，这种穿戴不要说出门看灯，就是随常人家招亲总好招。”哈哈，女人不好开口，开了口竟会有。院君又说了：“儿呀，你年纪实在轻，出门我不放心。

你早上去，我又怕，云腾致雨，
晚上去，又恐怕，露结为霜。”
看灯人，有多少，窈窕淑女，
元宵节，爱戏耍，有女怀春。
我儿呀，我拿好言好语对你说，你要牢牢切切记在心。
我儿呀，你看灯看到东城门，日落西山夜黄昏。
恐怕城里关城门，难得将身转家门。
你带领安童人五个，姑母家中暂安身。

我儿呀，你看灯看到西城门，日落西山昏沉沉。
恐怕城里关城门，深更半夜难回门。
你拿安童带随身，姨母家中可安身。

我儿呀，你看灯如果在南门，日落西山暗昏昏。
恐怕城门关得早，主仆难得回转门。
你带领安童人五个，外公家中好安身。
我儿呀，你假使看到北城门，就早点回转聚贤村。
我儿呀，你从来不曾出远门，我时时刻刻挂在心。
一来爷娘盼望你，二来先生望你读五经。

陈梓春说：“母亲，多蒙你金言玉语，孩儿切切切记，断不忘记。”陈梓春辞别父母，安童背包。

主仆五个出前门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带跑带相，前面到了真武殿。真武殿朝前盼，马上就到龚家场。
走过一里又一村，灵台县城面前呈。

主仆朝前跑，来到王家桥。陈梓春对桥头上一站，口中就喊：“安童，竟是城里没挂榜，乡下谣断噪，还说兴灯兴灯，哼总听不到一哼！”安童说：“少爷性子不要躁，不见得我们一到，灯就出来更哨。灯末，簌扎的，纸糊的，肚里插蜡烛火，太阳在天上不曾落，舞起来发白，随便多舞总不好看；天色一暗，舞起来才好看。啊，对的。想吃无钱酒，要把工夫守，再等一刻还你有。”话言未了，陈梓春眼力不错，对那剃头店的走廊里一望，柱樑上有一张梅红纸贴得上，他对安童说：“妥了，这是兴灯告示。上面写得明明白白，今朝的灯从北草场兴起。北草场完全是杂灯，正式平台在西门，西门看了上南门，南门看了上东门，各灯齐集到孔圣庙参圣。我们一步不要跑，一刻工夫就会到。”

讲讲说说天色暗，日落西山暗昏昏。
啊哨，城里敲起锣鼓来了。城里锣鼓响，乡下人脚底痒，像发呆，男男女女总上街。
来了多少买卖客，来了多少异乡人。
来了多少书公子，又来多少恶光棍。

只听一阵鞭炮响，四城内外总是灯。

陈梓春一看，是些什么灯？

平安吉庆金狮子，万福来朝太平灯。
五色绸缎高搭彩，笙箫细乐闹盈盈。
工匠扎出巧花灯，庆贺皇上万年春。
舞彩球，搭彩台，彩虹灿烂，
彩牌上，写大字，大放光明。
上写着，各州府，花灯齐出，
庆天子，贺万岁，国泰民安。

陈梓春又不曾看过灯，倒说起冒失鬼话来了：“安童，你望望看，乡下人发呆，拿猪头背上街；恐怕放乡下要餓，拿城里来用绳子穿住鼻子拖。”安童说：“少爷，若动冒失鬼手，不要开冒失鬼口，人家要笑的。那不是猪头，是猪八戒灯呀。猪八戒不提，灯闹起来不奇；猪八戒不拱，灯闹得不涌。”

猪八戒，拱嘴灯，拱来拱去，
十三节，老龙灯，云头随身。

陈梓春哪肯不说冒失鬼话呢？“安童，你看，那个长毛绕狮狗，相住两个毛芋头；那条绕狮狗，跳上趴下啃芋头。”安童说：“叫你不要说冒失鬼话。

相公呀，那不叫狗儿啃芋头，是叫狮子衔花滚绣球。”

绣球灯，在前面，滚来滚去，
狮子灯，后头跟，眨眼铜铃。
看一盏，猴猕灯，毛头贼脸，
挑担水，过仙桥，脸红到耳根。
看一盏，走马灯，走来走去，
牡丹灯，红芍药，姊妹相称。
牛车灯，转起来，木龙戏水，
磨子灯，轰轰响，不得绝声。
春季里，山楂灯，红光灼灼，
梁山伯，祝英台，同上杭城。
夏季里，开荷花，红花绿叶，
唐明皇，杨贵妃，也扎成灯。
秋季里，开菊花，桂香十里，
刘知远，打瓜精，独坐龙廷。
冬季里，开腊梅，雪景好看，
小秦王，争江山，胜败难分。
正月元宵节，城中闹花灯。
人人都喝采，个个荡新春。

腾腾空平台一歇，灯火一熄，没多几转，乌漆黑暗。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忙煞得看灯，看灯，看这几盏灯倒拉倒了。”安童说：“相公，这草场上是杂灯，正式平台在西门哩。”“那我们上西门看平台。”“少爷，你去，我不去。”“安童，你为什么不去？”“为看灯，挨你闹呀闹，我晚茶总不曾吃得饱，人总要饿煞得。”

陈梓春心里说：你这个奴才，依我性子要给你两个送死耳光。为看灯，我家父母不准，我困下来就滚，嘴说干了大不了准我三天，刚才看了这点点倒说要回去！梓春又一想：话要

这样说,也不能怪安童,人无利息,谁肯早起。“安童,你带我上西门看,我这五十两路费给你们分。”安童说:“好的。你拿银子把我们分,少不得带你角壁角落里去看灯。”梓春把包袱打开来,银子拿出来:“安童,拿去呀。”“少爷,我们不会算。”“你这个卵生,五十两银子四个人分,是现成头脑,不要算,每人十二两半。”另一个安童是生意买卖、头尖眼快,说了:“少爷,你是要看灯头还是看灯尾?”“安童,看灯头怎说?看灯尾怎讲?”“看灯头要不怕脚疼,陪它进城。如果是跟灯跑,跳死了只好看个灯尾子。看灯尾末,不要走正路,走小路抄近,从城河边上转。”“情愿看灯头,不愿看灯尾。”这遭,跟安童“咕咕哒达”拼命转,转得浑头浑脑总是汗。一到西门,陈梓春对下一蹲:“啊呀,我气总跑屏了,等我透透气。”哪晓得蹲蹲、望望,平台出来了呱。陈梓春又不识得平台,说:“安童,城里人看灯多刁啊,是站在八仙台子上看的,登高望远,看了碧清打转。”安童说:“少爷,叫你不要说冒失鬼话!那不是城里人站在八仙台子上看,是扎的平台,拉的走线,一拉一亮,上头站的杨家八将。”陈梓春仔细一看,啊,提到杨家八将我晓得呱。

平台上,站的是,杨家八将,
闯幽州,遭强手,泼祸连天。
有八姐,和九妹,大战七日,
穆桂英,来助阵,大破天门。

安童说:“少爷,你看啊,那个灯多有趣啊,三个人三样景子,走前面的白面书生,五绺长须,背口双股剑;走中间的,人又高,扛张刀,脸上通红,像个火龙;后面的人漆黑抹塌,眼睛直眨,手里拿个丈八蛇矛。”陈梓春仔细一看:“安童,这三个人我认得呱。走前面的白面书生、五绺长须,背口双股剑的是姓刘名备号玄德;走中间的人又高,扛张刀,姓关名羽号云长;走后面的漆黑抹塌,人不高,胡须儿八面飘,手执丈八蛇矛,姓张名飞号翼德。

平台上,站的是,桃园结义,
关云长,猛张飞,日夜操心。
大哥哥,刘玄德,三人结拜,
为的是,共兴邦,同保汉朝。

安童说:“你看,扎灯的无事做,拿鬼迷道士都扎上来了。头戴道帽,身穿道袍,手执羽扇,一跑一摇,眼睛一闭,一肚子诡计。”“啊,他就欢喜用计。你晓得他是什么人?姓诸葛,名亮,号孔明。

平台上,孔明师,可真厉害,
借东风,来助阵,放火烧营。
满营中,都是火,腾腾烈烈,
烧得那,曹孟德,无处逃奔。”

安童说:“相公你看,那个老头子,嘴上白胡子,身穿红袍子,个子蛮大,对马身上一坐,那种日子不得过;对沙滩里一陷,下不得下,上不得上。旁边的青面獠牙的人要杀那个老头子。老头子一急,火齐齐了一熄,再一亮,跳出一个白袍小将,举起方天画戟。青面獠牙的人看见白袍小将倒吓溜啦得呱。老头子陷在滩里怎救得上来?白袍小将用方天画戟将滩边上的草割起来扎成捆,垫住方天画戟把马撬起身,拿老头子救出来。”陈梓春说:“安童,你晓得这是些什么人?青面獠牙盖苏文,白袍小将薛仁贵,那个老头子来头大哩,是唐太宗。

平台上,唐太宗,江边落难,
薛仁贵,骑灵马,跨海征东。
救天子,回朝转,精忠保国,
忠孝臣,多积义,万古留名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望啊，那个灯上的人才罪过哩，一个后生家小伙站在河东，一个后生家姑娘站在河西，你对我相，我对你相，像对夫妻一样，要想见面又不得见面。那个桥不好跑，当中少一截，你说怎得过？腾腾空一淘喜鹊倒飞过来呱，翅膀对翅膀张开来，接住得，变成一张桥，倒跑过来了。刚刚跑在一道还没说到三句话，灯火一亮，喜鹊倒飞掉了，还是男的在东，女的在西，男的对女的望望又要哭，女的朝男的相相又伤心，男也哭，女也哭，眼睛哭得红笃笃，衣袖揩了湿漉漉。”“安童，那个灯是什么名堂？叫‘牛郎会织女，一年一度鹊桥遇’。

有牛郎，和织女，一年一度，
到七月，初七日，才得相逢。”
梓春走进城，笙箫鼓乐声。
花灯千万盏，灯火亮锃锃。

没多一歇，灯火一熄。走啊，上南门，灯上南门去了。我们上南门便当，只要走城脚，你一撞，他一轧，总踩了小姐们的脚。南门灯，把城门门起来闹格，不让乡下人去看。

城门口，有官灯，挂灯结彩，
两旁边，有鲤鱼，要跳龙门。

安童大惊小怪：“少爷，快点走啊，不好了个，执行官出来看灯罗，身坐八人大轿，鸣锣开道，喇叭涨号，热热闹闹，如果闯了他的道，乌龙鞭要发跳。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不要吓杀得，不是执行官出来看灯，不是八人轿，是香亭。”

香亭一座前引路，大香绕到九霄云。

香亭上有副对联，陈梓春开口就念：凤立丹山迎晓日，龙腾苍海听春雷。加灯谜四句，打古人四名。

多年庙门永不开，蜘蛛结网等虫来。
红娘怀胎身有孕，霜打石榴崩开来。

“安童，多年庙门永不开。哪个庙堂造了多年门总不开？门不开，关了那——关公。蜘蛛结网等虫来：蜘蛛结网张在屋角里等虫飞上去——网张飞。红娘怀胎身有孕：红娘怀胎肚子里——有子。霜打石榴崩开来：石榴里子长崩开来——子路。”

香亭四角上总有花灯。

东角上，太阳灯，金鸡报晓，
西角上，亮月灯，玉兔翻身。
北角上，紫微灯，众星拱奉，
南角上，晓星灯，雪亮锃锃。

安童说：“相公，你望呀，那一个老头，嘴上白胡子，头上戴个草帽子，手里拿根长竹子，脚上穿双草鞋子，草帽对额上一护，蹲在河边上钓鱼。那个后生家肯吃亏，拿老头子对车上一背，背上车就对前推。”“安童，你晓得他是什么人？

平台上，姜子牙，渭水垂钓，
周文王，和武王，请进朝纲。
姜子牙，当军师，乾坤掌定，
封神榜，第一名，直到如今。
安童呀，这座平台火头多，名字就叫渭水河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望啊，那个人罪过哩。那个女子啊，浑身穿了雪白，在雪坑里哭，身穿麻衣重孝，哭得心惊肉跳，不知为点底高？”“安童，提到我晓得呱。那个昏皇无道，活捉孟姜女的丈夫万杞良造长城，她是千里寻夫。

孟姜女，送寒衣，千里受苦，

不得来，又不得去，怎上长城。
半空中，刮狂风，大雪纷纷，
雪坑里，遭苦难，哭到天明。”

安童说：“少爷你看，这个灯与刚才的灯是一样的，也是个绝色美女。小伙子倒不丑，就是身上衣衫褴褛。女的手里拿把琵琶，边跑边哭，还将自己的头发剪下来，卖又没人要，哭得心里发躁。”“安童，你晓他是何人？”

平台上，蔡伯喈，进京赴考，
赵五娘，背琵琶，哭上东京。
路途中，没盘费，剪发卖发，
上东京，遭磨难，哭得伤心。”

腾腾空拿城门一开，人对外直栽。走啊，上杜家村去看灯啊！众位，杜家村有底高灯看？四城董事写缘，总是随写随收钱。到东门随写随收倒还可以，东门做生意买卖的人不少，活络钱多；到西门随写随收也可以，西门开店的多，日日有进账；到北门随写随收，北门种菜的人家多，种菜好出息，与种粮的不同，种粮人忙煞得，一年只收两熟。种菜，什么时候种什么菜，一年四季总有得卖，也有活息钱。一写写到南门杜家村，人家手里没现钱，拿不出，写缘的人横趟竖趟收不到钱倒跑火起来了：不巴结你们杜家村人出钱，城里的灯也没得你们看！所以，南门灯把城门关起来闹的，不准乡下人进城看。杜家村的人也赌气兴灯，自己扎自己的灯，与城里人扎的不同，把自己种的稻梁麦菽，瓜茄瓠子，蔬菜等类农用物件，布机棉车，推车抬轿统统扎成灯。陈梓春同安童来到杜家村一看——

只见丫里丫杈木叉灯，劈劈啪啪连枷灯。
一摇一押棉车灯，一摇一踏绞车灯。
格吱格吱轿子灯，手捧书本相公灯。
摇摇摆摆小姐灯，里面点火亮锒锒。

棉花长了三尺高，开了田里白天天。
弯下腰来篮篮满，拾得一朝又一朝。
稻子生来黄爽爽，珍珠米儿壳中藏。
粮食之中它为首，杂谷类里它称王。

栗子生来叶儿尖，成熟只要八十天。
平时烧粥煮饭吃，作起糖来蜜样甜。
荞麦生来三角仓，长在田里过霜降。
寒冬腊月没事做，咸菜熬油“疙丁”汤。

芦穰生来紫悠悠，长在田里乱点头。
米子磨糲做团吃，苗儿也好扎笤帚。
缸豆灯儿绿沉沉，沟头岸脚坟边上媵。
烧粥煮饭多好吃，七月半洗沙裹馄饨。
浑身长丁黄瓜灯，浑身长筋丝瓜灯。
吊着颈，茄子灯，篷里挂着瓠子灯。
瓜茄瓠子总扎成灯。

看灯人儿实在多，高子看灯长拖拖。
矮子看灯矮婆婆，瞎子看灯摸呀摸。
哑子看灯笑呵呵，聋子只喊听不见，
扒扒耳朵问别个。
痢子在旁边说大话，我肚里花头比别人多。

主仆手挽手，东门城里看花灯。

主仆五个进东门，遇到一个上街人。
手里捧的绕儿是油绳，黄面馒头嘴里啃。
衣兜里裹的瓜子和花生，走过城桥进城门。
碰倒一个挑担的卖馄饨，一撞一个老坐跟。
手里抛掉绕儿是油绳，嘴里嚼坏舌头跟。
泼掉瓜子和花生，馄饨汤儿溅一身。
笑坏了来往许多人。
抬起头来望一望，还是娘舅撞外甥。
主仆五个朝前走，后面的平台又来临。

安童一看：“少爷，平台又来了。古人之言可是要听的，不听老人言，吃苦在眼前。我们小时听年纪大的人讲呱，男子要闯，女子要藏，这话不假呀。后生家女的出门有什么好事？你看，那个后生家小伙和那后生家姑娘，手里拿把雨盖，妖妖怪怪，你对我相，我对你相，不晓打算怎样？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他们在那里谈私情。”“提到我晓得呱，讲把你听听：

有白蛇，和许仙，姻缘宿世，
借雨伞，投情意，二人成亲。
许相公，上金山，前去还愿，
法海师，对他说，你被妖精缠身。
许仙子，问禅师，依你怎样？
依我看，在山中，不要回程。
白娘娘，忙不及，来到东海，
借虾兵，和蟹将，水漫金山。

安童，这支平台真值钱，就叫‘许仙相上白娘娘’。”

安童说：“相公你望啊，这个灯与前头的一样个情形。一个闺女坐在柜台里边，一个雪白瘦瘦的道士站在柜台外面，也在点头晃脑，不晓得说点底高？”“说点底高，这是吕洞宾三戏白牡丹。

白牡丹，下凡尘，容颜过美，
吕洞宾，起淫心，戏她成亲。
第一戏，用宝剑，指开两路，
第二戏，用拂帚，扫开房门。
第三戏，在药店，吟诗作对，
戏着了，白牡丹，带她同行。

这座平台不平凡，名叫三戏白牡丹。”

话犹未了，灯火突然一熄。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不好了呱，火又熄了。”旁边的人说：“这遭没得灯看了呱，到孔圣庙参圣后，各灯要散了。”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我们也上学场去看灯啊！”

主仆手挽手，走到学场上。陈梓春说：“安童，陪我看到现在可记得几样？”安童说：“我只晓得看，哪晓得记。”“何苦哎，假使我们回去我家爹娘问到你：安童，你们看到些什么名

堂?你这遭眼睛直白,还不出眉头眼目。各灯总齐集到孔圣庙参圣,我们不要站在一起,你站东边,我站西边,我们望望清爽,记得几样,我说点父母听听,你说点主公主母听听。”安童说:“少爷,不要走开,人多挤轧,我们手挽手走,不要挨轧散开来。”梓春说:“好哇,我们主仆五个,个子蛮大,手挽手对这块一卡,打成个人坝,别人总不好走我们头上跨。”安童说:“我脚对门槛上一踏,手对门楣上一搭,我怕哪轧。”梓春说:“你倒要弄好了呱。”“晓得,你不用担心。”话犹未了,四城门灯来了。

东门来了胎生灯,北门来了卯生灯。

西门来了湿生灯,南门来了化生灯。

十脚锣鼓闯进城,狮子队里夹马灯。

马灯队里夹龙灯,孔夫子面前参过圣,

狮子困下来打个滚。

太白星君下凡尘,障眼法一道不费劲。

陈梓春弄得头发昏,轧散他主仆五个人。

太白星君吹口仙气拿他们四个安童摆到城门外,独剩梓春一个人。

太白星君仙风一吹,灯火一暗,弄得孔圣庙天下大乱。老少离散,各奔东西。有的豁围墙,有的钻街头;有的喊:哥哥,你在哪里,等等我啊;也有说:姐姐,我在这里,同回去;也有说:伯伯带我走。你喊他,他喊你,陈梓春漏单没人理。“安童哎,我在这块。”高喊三声无人应,低喊三声没回音,他倒哭起来了。

安童,你好好陪我来看灯,怎不带我转家门?

安童,你天天上街弄头弄脑处处熟,你叫我怎认得回转聚贤村。

安童,你让我单身露宿冻坏了,深更半夜吓坏了,

堂前告诉我双父母,你四个奴才命难存。

陈梓春哭得眼泪巴嗒,把你一轧,把他一轧,“扑通”一个跟斗栽到墙脚。

陈梓春一阵哭来一阵滚,滚成潭来哭成坑。

太白星君一想,不要让文曲星吓坏了,于是一变二变,变成二八青春李梓春模样,对陈梓春面前一站,开口就喊:“呸,哪个?”“你是哪个?”陈梓春说:“我。”“你哪个?住哪里?”陈梓春哭得哪说得出来,气只在喉咙口上出:

我家就在这座城,聚贤村上是家门。

父亲号称陈百万,母亲朱氏老安人。

陈郎是我乳名字,学名就叫陈梓春。

安童带我来看看灯,奴才他溜了转家门。

“唷,是我家陈世兄啊!陈世兄,你可认得我?”“世兄,素不相识。”“唷,你姓陈,我姓李,要问我名只要问你。”“你也叫梓春?”“我也叫梓春。”“你家住哪里?”“我与你家隔三里不到,二里半把,站在你家场上望,不到三里路,乌通通一个大竹园,高树上有个大鸟窝,下面就是我的家。”

“你家就住那有鸟窝的下面?相靠这么近,我怎不认识你?”

“你哪认得我呀,今朝是:

麻布洗脸初相会,烧饼不熟面又生。”

“你上街来做底高的?”“我上街来看灯的。”“一个人来的?”“李世兄,不要提,下次看灯再也不要带现世宝安童带出来,带他出来看看灯,他倒溜转去了。”

“你家安童还算好的哩,我家安童还不曾等得及进城,在北门真武殿就溜回去了。”“李世兄,你跑了几个?”“我跑掉两双。”“总说我霉,两个人撞凑堆。”“你出来看灯,你家大人可

准?”“准?不肯!我发狠,困在娘面前滚。像说份账,嘴总说干了,大不了就准我三天。李世兄,你家大人可要比我家好点?”“好哇,要不是我在家扛赖,还想出来?陈世兄,也是出来一趟,这次看惬意了再回去。”

“灯总散掉了,哪里还有灯?”“陈世兄,灯多哩,百粒芝麻才开头哩,东门外头我公公家的灯漂亮哩!”“你公公家有些什么灯?”

“啊,我公公家是个大富户,四城董事上他家去写缘,写他一斗金子,二斗银子。我家公公说,‘要我出多少银子倒不关事,出得起的,不过,我家孙男孙女多,夜秋秋,没得哪上街。’四城董事说:‘做不到,不是哪一家,如果你家不上街的话,街上的灯也不准你家看。’我家公公是犟脾气,就说了:‘稀罕,我有一斗金子二斗银子不会自己请苏州巧手回来扎。扎得好哩,晒场上百零八支焰火,还有十重门和鳌山古人灯名。’”“李世兄,你再说好一点,我不去哎,外面已经不早了,你这遭去看看灯,半夜三更,肚里又饿,身上又冷,你倒好脸皮老老,公公,外孙,你来看灯的,热腾腾的夜饭,暖堂堂的被窝,有吃有宿,我这遭举目无亲,去认得哪个。”“陈世兄,何苦啊,后生家小伙要见眼生情,放活息点,我叫公公,你跟我后头嘴学乖点,也叫年老公公,还有哪家外孙男女怕多了,到吃夜饭辰光,我拿碗,你拿筷,到了睡的时候,老老诚诚脱鞋子跟我焐脚。”

陈梓春遇到李梓春,讲讲说说似一家人。

陈梓春在前头走,太白星君在后头跟,出东门,向东,向东,跑呀跑,陈梓春有点心焦:“李世兄,可曾到啦?”“不远,还有五六里。”

“你在城里说二三里,跑到现在还有五六里,我们是退了跑格,越跑越远,我更加不认得打转。”

“你到底去不去?你真心不去我不等你,我走了。”

“喏,你这个烂良心的,刚才在城里你说这话,我就不上你的当了。我脚上穿的新鞋子,有点夹脚,看你跑得不啁,跟你后头跳呀跳,脚上跑起了许多泡。”

“冤家,你怎不早点叹口气,早说这话,我吃点亏,把你带驮带背。”

“我与你一样高,一样长,你驮我,不让人家笑坏了。”

“没关系,夜秋秋,哪看见,伏我肩膀上来。”

陈梓春当真就对太白星君肩膀上一伏。太白星君说:“扒紧我的肩兜。”看看走的阳关大道,骨子里太白星君在施行仙法。

把陈梓春拨到云端里去,飘飘荡荡度动身。

陈梓春耳朵里只听狂风呼噜噜如雷响,到了东海龙宫门。

老星君拿仙风一收,将陈梓春对下一丢。陈梓春对下一踏,脚下好像湿刮刮:

“李世兄,我脚下怎湿刮刮的?”

“陈世兄,你何苦!你的瞌睡是前世里带来的,伏我肩膀上也能困着得呱,下偌大的雨你总不晓得?”“啊,落雨的?我来摸摸身上可湿。”到身上摸呀摸,身上干干卜卜。“既落雨我身上怎不湿的?”“啊唷,我与你第一次同伴,怎舍得把你身子淋坏了!我长眼睛呱,我驮你走在风罅罅里,雨缝缝里呱。”

“啊唷,你本事竟好哩,会走雨缝缝里。”

他又不晓得龙王家才拿潮水收啦得,地上有点湿刮刮。陈梓春望呀望,倒望见龙王家了。

“李世兄,那是哪一家?”“啊,就是我公公家。”“你公公家多发财,多有钱,不然哪有偌大的陆地。”

“唔,他家的田有限,家里的田单是五十亩一张,我前年来拜年,他叫我帮他数数有几张,我哪里数得清,就替他估估堆用秤称,带称带算也只有六十二斤半。”他又不晓得三山

六水一份田，是水总是龙王家管的。

“李世兄，你公公官做得大哩，旗杆多高，旗帜在云端里飘。”

“不大，也和皇帝并坐。”他又不晓得他是海里的龙王。哪晓得望呀望，晒场上的焰火倒放出来了，陈梓春又不识得焰火，就喊：“李世兄快走，你公公家失火。翻腔，在那里冒烟。”

“轻声点，不要给我公公听见，他要骂的。哪是失火，是放焰火！”陈梓春仔细一望，啊，“那个小朋友眼泪巴嗒，在那拍‘知了’。”

“那不叫拍‘知了’，是叫蜈蜂刺痢痢，痛了伤心。”

大焰火，放出来，九龙八卦，
放一出，铁扫帚，满天明星。
放一出，宝塔灯，万字栏杆，
放一出，耍蝴蝶，飞到九霄。
放一出，老寿星，手执拐杖，
放一出，王母娘，骑鹤腾云。
放一出，杨贵妃，宫中醉酒，
放一出，崔莺莺，月下偷情。
放一出，刘关张，桃园结义，
放一出，卧龙岗，三请孔明。
放一出，赵子龙，军中救主，
放一出，空城计，吓退敌兵。
放一出，姜子牙，渭水垂钓，
放一出，韩湘子，九渡文公。
放一出，奸曹操，良心丧尽，
放一出，楚霸王，自刎乌江。
放一出，赵匡胤，英雄盖世，
放一出，秦叔宝，卖马卖刀。
放一出，二郎神，沉香大战，
放一出，孙悟空，大闹天宫。
放一出，陶三春，她女中第一，
放一出，郑子明，逼打成亲。
戏名更加好，灯景盖世豪。
来到前门口，望见彩莲桥。

看桥亭，多巧妙，雕梁画栋，
两旁边，小栏杆，玉石砌成。
桥亭上，盖金瓦，八宝结顶，
桥亭中，有多少，百样兽名。
有凤凰，在亭中，口衔宝贝，
白玉兔，衔仙草，对月调情。
桥头上，盘金龙，龙头朝上，
头对头，嘴对嘴，二龙戏珠。

陈梓春说：“你公公家的桥漂亮哩，总说我家好呀好，将库房里银子完全拿出来支这座桥还不够。”

“哈哈，陈世兄，桥顶上好，桥底下还要巧哩，十三个半圈门，龙凤船总从这圈门下经过。”陈梓春偷偷朝下一望，果真不错。

桥底下，有圈门，十三个半，
走龙船，并凤船，张篷而行。
半扇开，半扇闭，来来往往，
开纱窗，摇橹走，直过桥亭。
有八十，又二扇，纱窗开望，
纱窗上，彩画着，博古通今。
东桥门，开一扇，望见日出，
西桥门，开一扇，对月弹琴。

圈门上有对联一副，陈梓春一相，开口就念：绿水映红万盏灯火如星月，清波戏逐千楫龙舟若围棋。

圈门上，管对管，无其大数，
到夜间，开了关，好看船灯。
船头上，有刘海，蓬头大笑，
小金蟾，对面坐，眨眼相亲。
凤船上，官宦家，闺门秀女，
坐在那，中舱内，弹唱吹笙。
真好一画河，水深绿波多。
花灯千万盏，圈成九龙河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照墙又到面前呈。

照墙总是金砖砌，金光闪闪玉麒麟。左右金狮子，两边排定，有玉象，左右分，看守宫门。

“你公公家的照墙竟好看。”“照墙好哇，十重门灯还要巧哩！”

世兄两个手挽手，到一重门里去看花灯。

一重门里有什么灯？胎生灯。怎叫胎生灯？就是驴骡牛马，獐猫鹿兔。

獐儿灯，豹子灯，行如风送，
老虎灯，皮兽灯，山洞里安身。
黄牛灯，在田中，耕田耙地，
水牛灯，在榨磨上，日夜驰奔。
犬儿灯，看家兽，摇头摆尾，
猪子灯，羊子灯，活上刀砧。
老鼠灯，走前面，梭来梭去，
猫儿灯，后头跟，接耳听声。
兔子灯，在城脚下，心惊胆颤，
老黄鹰，在空中，利爪直伸。
白马去出征，犬儿会看更。
骆驼会相命，笑坏陈梓春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到二重门里看花灯。

二重门是卵生灯。何谓卵生？飞禽鸟类。

凤凰灯，仙鹤灯，无宝不站，
黄将灯，翠将灯，毛羽喜人。
八哥灯，画眉灯，笼中叫喊，

乌鸦灯,茄子灯,是娘舅外甥。
 鸽子灯,在空中,驮铃起翅,
 布谷鸟,连夜叫,三麦起身。
 白鹤灯,鹭鸶灯,沙滩憩息,
 河蚌灯,小气鬼,自己关门。
 喜鹊伸白头,画眉叫汪汪。
 仙鹤当头站,百鸟朝凤凰。
 嘴里说话脚下走,三重门到面前呈。

三重门里有些什么灯?湿生灯。怎叫湿生灯?鱼鳖虾蟹。

金鱼灯,银鱼灯,池中戏水,
 鲤鱼灯,鳌鱼灯,跳过龙门。
 河鱼灯,前头走,气相又大,
 吭公灯,啰嗦鬼,骂不绝声。
 钳虾灯,舞马叉,勒头暴眼,
 旁皮灯,胆又小,哭红眼睛。
 参鱼水面走,鲫鱼水下蹲。
 回鱼伴海水,河蚌同鹬争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,四重门里看花灯。

四重门里有些什么灯?化生灯。怎叫化生灯?蚜虫蚊蚋。

蜻蜓灯,飞蛾灯,飞来飞去,
 蚊子灯,飞过来,会丢冷针。
 蚋子灯,细个子,轻烟缭绕,
 牛虻灯,一出门,钢钻随身。
 织布娘,十八岁,雪白粉嫩,
 壁虎子,做媒人,螳螂招亲。
 算命虫,排八字,七子坐命,
 合过婚,算过命,好去成亲。
 蟑螂虫,灶蜥子,忙把酒办,
 蜒蚰虫,忙上灶,慢斯囡吞。
 蓑衣虫,爬得快,帮搬台凳,
 蟋蟀虫,跳出来,接待新人。
 刺毛虫,摆銮驾,穿红着绿,
 尖嘴灯,在树上,鼓乐吹笙。
 知了灯,叫起来,喇叭涨号,
 蜜蜂灯,搓团圆,蜜甘鲜甜。
 蜘蛛灯,扛漏筛,真正好看,
 豆独灯,拿缆把,僵气腾腾。
 蚯蚓灯,做轿杠,绵软的笃,
 萤火虫,打灯笼,雪亮锃锃。
 小娘子,在房中,咽声啼哭,
 放屁虫,放三炮,轿子动身。
 蚋子喊苍蝇,我们是连襟。

他们也难得，我们来送亲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五重门里看花灯。

五重门里真稀奇，时鳗蛇缠住个活青鸡。

蜈蚣刺人个个怕，百脚身上穿蓑衣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六重门里看花灯。

六重门里灯好看哩！

灯上有六六三十六个媒纸头，六六三十六个药线头。

六六三十六个炮仗头，六六三十六座大高楼。

内有六六三十六瓶陈菜油，六六三十六个老麻猴。

外有六六三十六棵垂杨柳，上头歇了六六三十六只大斑鸠。

点着六六三十六个媒纸头，六六三十六个药线头。

烧到六六三十六个炮仗头，“通、叭”，倒掉六六三十六座大高楼。

倒断六六三十六棵垂杨柳，飞掉六六三十六只大斑鸠。

泼掉六六三十六瓶陈菜油，吓死六六三十六个老麻猴。

要问这个灯，就叫炮打西洋城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七重门看花灯。

七重门里有些什么灯？人人总说美女灯好看。

吕布挽住貂蝉手，纣王不离妲己身。

令公结识维舒女，正德皇帝戏凤娘。

褒姒一笑天下失，唐伯虎华府点秋香。

嘴里说话脚下走，八重门里看花灯。

八重门里是八仙。

拐李葫芦道法高，锺离辞职谢汉朝。

洞宾背剑青锋客，果老骑驴过赵桥。

国舅手执阴阳板，湘子云中吹玉箫。

仙姑敬饮长生酒，采和花篮献蟠桃。

世兄两个手挽手，九重门里看花灯。

九重门是金银铜铁锡扎成灯。

银子生来白雪雪，金子生来黄霜霜。

银圆生了没得眼，铜钱外圆里四方。

珊瑚穿作灯架子，明珠扎成琉璃灯。

香炉总是黄金灯，烛杆也是锡铸成。

老龙王说：“陈梓春来了。”端张穿花椅，对十重门里一坐，手里拿根拐杖，坐在那里哼唱唱：“老夫今年八十高，白发苍苍似银条。人人总说家豪富，旁人哪有我逍遥。早上好酒三斤半，腊肉火腿免心焦。哎，哈哈，哈哈，哈！”

陈梓春一见就问：“李世兄，他是你家哪个？”

“就是我的公公。”“既是你的公公，你怎不见礼的？”

老星君弯腰一揖，外孙有礼。老龙王装聋作哑：“你是哪个？家住何方？”

陈梓春问李梓春：“李世兄，这个老头子倒底是你家哪一个？”“我家公公。”“既是你公公，对你外孙怎不认识？”“陈世兄，你听错了，你姓陈，我姓李，他不是问我是问你。”“啊，问我？”陈梓春走上前去，彬彬有礼，一躬到底：“晚生有礼，公公万福。请问公公多大年纪？”

龙王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，拐杖一掼，甩出去几丈。“老夫喜欢吃花生，你怎问我可吃田

鸡?”“李世兄，你公公聋呱?”“哎，有点琴铃共——聋格，对年纪大的要说响点!”“公公，我请问你，今年多大尊庚?”“啊，木耳煨金针?你跑错了，南货店才有，我家没得。”“李世兄，你家公公恐怕是钉底的——聋?”“不要谈‘钉底’，他是聋子耳朵当偏斜，你与他缠，照常也就缠上去的。”“公公，我请问你高寿?”“糕厚，厚糕吃三块，薄糕吃双倍。”“不，我问你多大岁数?”“你管我对数不对数。”

陈梓春急得没法，用二拇指打一个码子，“不，我问你手里换了几代皇帝?”“啊，你可是问我多大年纪?老夫今年八十三，一年更比一年欢，早上吃三升米粥，中午吃六升米饭，锅巴泡泡当夜饭。请问书生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谁?书生呀——

你家住哪州并哪县，姓甚名谁哪村庄?

父亲名甚母姓甚，弟兄排行第几名。”

陈梓春说：公公，其实不远。

公公呀，我住中州灵台县，北门城外聚贤村。

父亲号称陈百万，母亲朱氏老安人。

陈郎是我乳名字，学名就叫陈梓春。

书生，我还要问你：

书生呀，你今年年纪有多大?，可曾有门当户对人?

陈梓春说：“李世兄，你家公公倒底年纪大嘞了，问话多仔细，根根萝卜挖到底，问我多大倒还不要管他，怎想到问我可有门当户对的呀?”

“不啦，年纪大的开口，你倒不好让他现丑，有与没有你倒要说呱!”

陈梓春笑嘻嘻：“公公哎，我告诉你。

公公呀，晚生今年十八岁，不曾有门当户对人。”

请问公公，您府上有几位公子、几位少爷?老龙王听见这话，假意拿两滴眼泪朝下一抛。

书生呀，你家爹娘福气好来生到你，老身没有后代根。

啊呀，公公你不要哭得伤心，你没得公子少爷，可有千金小姐?

书生呀，多男多女不曾生，只生三位女千金。

“公公啊，恭喜你，你比我爹爹福气好。我家爹爹求天拜佛养到我一子，你倒有一子半。”“怎算到一子半?”

“三位小姐留府招女婿立户，俗话说，女儿女婿算半子，只有假儿没假孙，等你三年抱外孙;外孙传得外公后，永生永世福满门。”

“书生，好倒是好的。可是，我家三位小姐直到如今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我看你这书生倒才貌双全。

书生呀，你不嫌寒门丑陋女，终身许配你一个人。”

陈梓春听了摇摇手，千不能来万不能。

我奉父命来看灯，怎好招在贵府门?

公公，我背父行事逆天罪，功名不就怎招亲?

贵府三位千金女，另找高门有才人。

龙王一听，眼睛一暴，胡子一翘。“安童，你们拿仓房门关关，库房门闩闩，吃点苦，拿银子对他陈家屏，我去告状。

北门外面陈梓春，他是油头小光棍。

黑夜并深更，上我家来看灯。

他看灯是假意，盗我府里宝和珍。

外孙呀，我到灵台县里动状纸，说你是江洋大盗人。”

陈梓春虽然是个书生,但他也不怕,蛮犟!

“公公,你哪怕现在就去告,我又不怕。怎?说你不要着气,你这是乱坟场架炮——吓鬼。我又不是一个人上你家来的,我与你家外孙一起同来的。李世兄,你听见呱,你公公说我做强盗抢他家银子,我可曾抢?”

太白星君说:“陈世兄,胆大点,我与你一同来的,是强盗船上烧火,告你不就告我。”

“好哇,这才是说的正道话。”

“不过,你也不要欢喜,究属他是我家公公,如果这场官司全输把你,我对不起公公。”
“李世兄,我倒讨讨你的喜讯看,到县老爷大堂上你打算怎说?”

“怎样说?你晓得我的脾气呱,我是惯宝宝,有床总不困的,欢喜站在高头骑在屋脊上,到堂上老爷要问我罗:李梓春,你公公告陈梓春盗银子是实不是实?这时,我就说了,老爷,话难说哩,我家公公该万贯家财又没得儿子,就养三个女儿,将来这笔财产丢给哪个呀,我家陈世兄去看看灯,要说他抢的是不好听,想弄点去用用也作兴的啊!过末,大老爷又问罗,陈梓春的品德一惯怎样?啊呀,我对他一清二楚,从小我跟他书房里合坐张凳子,同伏张桌子,晓得他的脾气格,书笔本子不好落放,落放就对家藏。”陈梓春一听:

世兄,不好了呱,到官厅上吃不住你这句糊涂话,
我铜嘴铁舌也辩不清。

陈梓春发狠,困下来就滚:

老母呀,你不要当为儿出门看灯有好处,现在闯了连天大祸根。

父母哎,孩儿遭了冤枉事,跳进黄河洗不清。

太白星君一听,不要让文曲星急坏了。吃点亏,赶紧背:陈世兄,立起来,不要哭。我家公公有多少女儿嫁不掉人,喜欢赔给你这个哭癩宝。喔唷!陈梓春爬总爬不及:“我回去。”
“不要回去,我公公家花园里的花好看哩,看看花,好回家。”

提到看花,陈梓春倒又不想回家。

世兄两个手挽手,走进花园去散心。

老龙王早已把圈套做好,叫她们姊妹三个变成三朵牡丹坐在花园内。

姐妹三个走进花园门,专等梓春念书人。

陈梓春到花园一看,欢喜一半:李世兄,你公公家的花好看哩,那三盆牡丹多好看啊!白的白如玉,黄的赛黄金,黑的像乌云。

“不啦,你可合适。”

“盆盆欢喜,朵朵合意。”

“既然合适,我就告诉你这个名字,它叫插插活,采它两个头回去对盆里一栽,明年这个时候就开。你如果想要,你把手脚放快点,胆子放大点,我再帮你望住点,你扯它几个枝条带回去。”陈梓春被他一杠,就上他当。陈梓春忙了去采哩,你心小点,一朵一朵,一枝一枝的采呢,他的贪心又大,把三棵捧在一起,用力一背,“咔嚓”一声:

牡丹落地不非轻,跳出三位女千金。

一把背住陈梓春,亲夫连叫两声。

相公呀,我在官中等你数天整,你怎到今朝进我门。

陈梓春眼睛直识,望望又不认得。哪晓老龙王从后面洋咳嗽来了呱:“呸,哪个哇!这遭不要怪我去告状了!”

北门外面陈梓春,竟是油头小光棍。

黑夜并深更,到我门里来看灯。

他的看灯是假意,调戏我家女千金。

灵台县里动状纸,他是违条犯法人。

强奸闺女问斩罪,调戏闺女犯充军。

陈梓春挨一吓,命总没得:“李世兄,你公公原要我招在他家哩,我就招在他家吧。”“底高?就招他家?老早,我公公说三个女儿随你拣一个,你不肯,困这块滚。现在三个了,叫我说出来,况且我公公是个犟槽瘟脾气,这遭回炉烧饼不脆,让我陪你受罪。”

“啊唷,你帮我说说看也,说到顶好,说不到拉倒。”

太白星君说:“公公哎,我家陈世兄肯招在你家了,看我点面子不要去告他。”

龙王说:“外孙,总是看你点面子,否则我才不肯与他歇格。”

龙王开金口,吩咐众家人。

摆出羊羔酒,款待小书生。

龙王一想,吃酒的倒有,哪有陪客呢?走到龙宫,看见乌龟爬向西,甲鱼爬了向东:“龟、鳖二将,今朝姑少爷上门你去帮我倒倒酒可好?”甲鱼说:“龟兄你去,我不去。”乌龟说:“为什么不去?”甲鱼说:“你不晓得我的难处,头上没得顶帽子,光秃秃,坐在那里不像样。”螺蛳说:“胆大点,不要紧,你去好了,只要我爬了对你头上一坐,壳子对你头上一脱,做个帽子尖奴奴,而且也不错。”乌龟说:“你这遭好了,有顶帽子啦,你好去啰。”甲鱼说:“我去你也要去。”乌龟说:“不晓得,我也有难处。我这身衣裳,拼拼凑凑,坐在那里吃酒,姑少爷开口,问我是什么料子,我回答底高?”“龟兄,这好回答。你就说,这是十花菜,拼它十三块,别人不该,只有我有。”乌龟和甲鱼变成人就和老星君下来吃酒了。龙王坐了朝南,太白星君和陈梓春对坐。龙王说:“书生,吃酒吃酒,要谈经九。这叫吃酒寻话,耕田寻耙,我们今朝来个三字同头、三字同傍的吟联。”太白星君说:“好,公公你请。”龙王说:“三字同头官宦家,三字同旁绫罗纱。如果不是官宦家,怎能穿得绫罗纱。”太白星君说:“轮到我了哇。公公:你听,我也有。三字同头葱蒜韭,三字同旁淡薄酒,如果不是葱蒜韭,怎能配得淡薄酒。”星君说:“陈世兄,上大人,孔乙己,下面轮到你。”陈梓春站起来说:“我也有。三字同头大丈夫,三字同旁姊妹姑,如果不是大丈夫,怎能配得姊妹姑?”

龙王一听,欢喜不过,说:“好,我们再来一字分开、颜色相同的对联。”

太白星君说:“也请公公先来。”

龙王说:“出字分开两座山,颜色相同锡共铅,一重山上出的锡,一重山上出的铅。”

太白星君说:“轮到我了。吕字分开两个口,颜色相同茶共酒,一口多谢公公的茶,一口多谢公公的酒。”

陈梓春说:“我也有。二字分开两个一,颜色相同龟同鳖,一个送茶是个龟,一个送酒是个鳖。”乌龟说:“不好,认得我们的。”甲鱼拿头一凿,螺蛳壳对下一抛,现出了本来面目。乌龟站起来想溜,也现了原身,难看哩——

丝瓜颈项伸呀伸,绿豆眼睛瞪呀瞪。

背上总像扒油根,它和甲鱼比一比,

不知哪是娘舅哪是甥。

龙王一想,不能泄漏天机,赶紧吩咐她们姊妹三个梳洗打扮,八仙桌上设供天地纸马,掌起通宵蜡烛。姊妹三个搀住陈梓春,

一拜天,二拜地,三拜高堂老双亲。

手挽手,到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
朱明春 演唱

吴根元 搜集整理